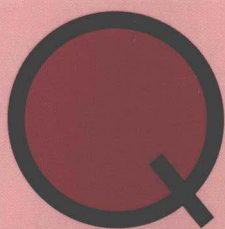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for the Youth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2008 年卷

→ 戴东阳：《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 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 朱 浒：《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

→ 杜丽红：《从花柳病防治看近代北京的妓女检治》

→ 吴敏超：《〈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

《北京妓女检治》
《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

《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

《北京妓女检治》

《〈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

《从花柳病防治看近代北京的妓女检治》

《〈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捐赈复产活动》

《从花柳病防治看近代北京的妓女检治》

《〈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兼论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8
年卷

Academic Forum for the Youth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8 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97 - 1195 - 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学术会议 -
2009 - 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35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8 年卷)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云田 宋培军

责任校对 / 杨俊芳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6.25 字数 / 435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195 - 8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李鸿章平捻政策出台前后	顾建埏 / 1
中国驻日使团与金玉均	
——兼论金玉均被刺与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之关系	戴东阳 / 25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侯中军 / 46
三成船钞与同文馆	任智勇 / 72
明治时期的日本陆军大学述论	马晓娟 / 91
从辜鸿铭在北大任教始末看北大“英文门”	
时期的师生状况	邱志红 / 111
斯巴达与中国	
——近代教科书中中国人对	
斯巴达的认识	毕 苑 / 132
从黄炎培的调查看清末江苏兴办学堂的	
一些情况	赵利栋 / 151
大正中后期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	
政策探析（1918~1926）	徐志民 / 175
弱国的武器：民初政府的外交宣传探析	马建标 / 200

滚动交易: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

- 捐赈复产活动 朱 汧 / 224
- 从花柳病防治看近代北京的妓女检治 杜丽红 / 253
- 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 周 斌 / 275
- 国民政府时期的户口统计数值偏差
- 原因分析 夏卫东 / 291
- 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中的
- 民族论述 汪小平 / 303
-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 沈 巍 / 319
- 对同一政纲的理解差异:试析国民政府各级
- 人士对管教养卫的宣讲与运用 曹成建 / 342
- 《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 吴敏超 / 362
- 抗战时期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讨论 柴怡赞 / 383
- 《今日评论》的对美观察 谢 慧 / 404
- 1947年魏德迈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杨婉蓉 / 425
- 1950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改造管窥 冯 琳 / 444
- 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与
- 苏联法制形象的塑造 唐仕春 / 475
- 论早期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研究 赵庆云 / 491

李鸿章平捻政策出台前后

顾建娣

捻军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于李鸿章的“倒守运河”之策。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以胶莱河为内圈防线，以运河为外圈防线，在两河西岸修筑长墙，派兵驻守，以黄河为北面防线，六塘河为南面防线，对捻军进行围堵兜剿。捻军冲过胶莱防线后，最终在运河防线被清军消灭，因此，李鸿章的平捻之策就以“倒守运河”而闻名。对于这一政策，以往研究或是语焉不详，着墨不多，或是从军事史的角度进行战略研究。^①其实这一政策的出台曾经历了一个颇为艰难曲折的过程，李鸿章也曾为此心力交瘁，但因为以往着重军事斗争的原因，这一过程被忽略了，尚无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当事人主要是李鸿章的朋僚函稿入手，进行这一方面的详细探讨。

① 关于李鸿章的剿捻政策，为数不多的文章有徐松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攻捻战略比较》（《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主要从军事学的角度进行宏观的战略比较；江地的《李鸿章与捻军》（《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主要论述李鸿章与捻军的军事斗争。张延中的《刘铭传参与平吴剿捻战役之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和郭豫明的《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也都从军事斗争的角度对这一政策有所涉及。其他关于李鸿章的一些专著涉及这一政策时多着墨不多，寥寥带过。

同治五年（1866）九月十三日，新捻军于河南中牟县分为东、西两支，西捻军从中牟起程，向西北进军，入陕联络回民起义军；东捻军由赖文光、任柱等率领，从中牟越过黄河故道，一昼夜急行军二百五六十里，直入山东，前往运河以东地区，以便筹集军粮，扩充部队。自九月二十日以后，一直在东境活动。由于战区地势平旷，无险可扼，虽然受到提督刘铭传军队的尾追袭击，兵将折损其半，但主力尚存。十月二十日，清廷命李鸿章暂署钦差大臣，代生病的曾国藩主持剿捻的事务。二十二日，捻军东至郛城之武安集，二十三日走曹州境内之郭明口，二十五日又至陶城东之土店，清军始终无法追及。因此，刘铭传与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等商议，以近一月来的战况而言，只能尾追，如想力挫其锋，必须以急行军超越捻前，因此铭、树两军一日之间赶抵定陶，二十六日黎明实施攻击，捻军大败，被迫取消进入运河以东地区的东进计划。赖文光走曹县，任柱南走至河南罗山，又为盛军所败，即兵锋再转西趋而返湖北，十一月六日攻陷麻城，随后趋向德安府，伺机破敌。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与福建陆路提督、新湘军松字营统领郭松林部战于德安、应城一带，捻军大胜，郭松林身受重伤，歼灭湘军四千人。为此，湘军统领湖北巡抚曾国荃“灰心懒漫，遽萌退志”。^①十二月初一日，清廷授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全面负责剿捻，而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位，负责筹饷，接济李鸿章剿捻的军需。二十一日捻军近德安，与总兵周盛波军遇于途，周盛波涉河与江苏按察使刘秉璋联军与捻战，捻军不敌避走西北。与周盛波部相隔二十余里的张树珊率部与盛军东西分进，由德安追至王家湾，见捻军任柱、赖文光等

^① 曾国藩：《家书》，《捻军》（五），第344页。

大股麋集，求战心切，乃带队追至新家闸，见捻军屯扎杨家河岸，遂将所部六营分三路进剿，捻军佯败而退，张树珊率部紧紧跟进，因距本队太远，被捻军抄后路包围，树珊与所督副队及亲兵营数百人，均力战伤亡殆尽。^① 经此两战，捻军声势大噪，拥众十多万，“官军畏其锋，辄凭村堡自固，罔敢与遇，遇之鲜不挫者”。^②

此后，捻军又与刘铭传所部淮军及鲍超所部湘军战于汉水东岸之尹隆河，此役捻军先胜后败，虽折损二万余人，但实力仍相当雄厚。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在湖北蕲水六神港之战中，再度给予曾国荃部湘军大将记名布政使彭毓橘以严重打击，彭毓橘及候补道员葛承霖、提督罗朝云、邓泰福、王仕益、陈致祥、总兵彭光友、罗兴祥均阵亡。^③ 曾国荃辛苦建立的新湘军至此全部覆没。

东捻军驰骋湖北，取得数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因为在尹隆河之战中遭受较大挫折，多次抢渡汉水未成，无法进入四川，只好先入河南，准备充实部队供应，西进陕西，实现原定先入陕与西捻合再入蜀地的计划。但因清军的围追堵击，且军中有人“甘言散文光，言山东频年岁稔，东三府比户足食，诉以陕中回乱久，粮乏可虑，不如东行”，^④ 乃决定改变原来入川、入陕的计划，而改向山东滨海之青（今山东益都）、莱（今山东掖县）、登（今山东蓬莱）三府发展。因此捻军进入河南后，五月初一日抵唐、裕之交，初二、三日再向东北进入舞阳、叶县，初四日经过许州，初五、六日抵洧川、尉氏、中牟，初七日抵朱仙镇、陈留、兰封、考城，初八日进入山东境内之曹县，初十日抵定

①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捻军》（一），第143、144页。

② 薛福成：《庸庵内外编》，《捻军》（一），第363页。

③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捻军》（五），第356页。

④ 《山东军兴纪略》，《捻军》（四），第124页。

陶、武城，十一日抵巨野，行军速度极快，日夜疾驰数百里，势如飙发，马不停蹄，淮军各营均望尘莫及，“任、赖狂窜入东，铭军日行百里，宋庆日百五十里，皆望尘不及。”^①

对于捻军的流动作战，李鸿章了然于胸。“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輜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掠，而我须裹粮前进。急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若不避兵而肯与我战，则火牛、隧象、札刀之类或可乘间施之，古人皆用此当野战大敌。”^② 捻军的以走制敌，使“古人”的做法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李鸿章对捻军首领任柱更是赞赏有加：“任柱称雄十年，拥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兵俱为战尽，实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刘省三、鲍春霆皆畏其锋。”^③ 他视捻军为“贼中偷儿也，人中怪物也”，认为“终须就地势蹙之，庶有结束”。^④ 可见，李鸿章也深知一味尾追不是制捻之道，而谋就地势蹙之。

对于清朝的可与捻军对抗的力量，李鸿章认为，“三盟骑兵自是劲旅，但无可调，其都统营总辈多畏蒺难节制”。^⑤ 淮军将领与捻军终日追奔逐北，并非毫无怨言，刘铭传、潘鼎新都认为游击太苦，终无归宿，而刘秉璋则屡欲乞退。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诉苦道，剿捻之军转战奔驰，文员“竟不济事”。^⑥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考虑河防之事。刘铭传追捻至曹县后，先倡议分守旧黄河北堤。李鸿章也作了规划，“查勘自徐至兰仪坝头四百七十余四里，堤高一、二丈不等，豫军张、宋愿守；兰考至曹县百五十里，其余三百二十余里，以五里一营

①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上曾相，《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8（以下引函未特别注明出处皆源于此）。

② 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复鲍花云学使。

③ 十一月十八日复应敏斋观察。

④ 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复鲍花云学使。

⑤ 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复鲍花云学使。

⑥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上曾相。

计之，淮军略可分布。”又担心这么长的防线，兵难骤集，捻军会从别处突围；特别担心东省运防难恃：“若东省运防兵将稍能立足，河水虽涸，一闯不过，再扑便难。但虑丁公轻於出队，易于冲动耳。悬系良深。”希望东军能守住运防。刘铭传、潘鼎新从自身出发，“力求得办且办”。因此李鸿章“拟催良、勋、开、凤各军来周口察商，如不甚疲敝，能至大堤驻防歇夏，即使无成，亦于大局无损”。^①此时李鸿章的指挥行营尚在周家口。

同治六年五月十二日捻军由郛城梁山折至戴庙。其实早在同治五年，曾国藩倡议围剿之时，就在东省之运河东岸，豫省之贾鲁河、沙河西岸，沿堤修筑长墙、堡垒。该年八月，捻军在河南开封击溃豫军，攻破贾鲁河、沙河防线，由豫入东。但是东境内的运防仍然完固，济宁以北由东军防守，台儿庄以南由清淮各军分守，济宁南与台儿庄之间防守由湘军水师、淮军陆师担任。^②自曾国藩至李鸿章，各防区责任明确，捻军仍无法突破。但自该年十一月捻军进入湖北之后，这一条防线防守渐渐松弛，尤其当天旱水涸之时，运河往往变成干沟，人马可自由通行，完全丧失防卫作用。这次，捻军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攻沈口造声势，另以精兵伏于东平戴庙待机强渡。十二日午刻以数十骑兵冲进运河东岸圩墙，将东军统领精捷营总兵王心安等营军装尽行抢去，并掳统领王心安眷船搭桥济渡，前赴后继，由戴庙抢过运河。该处河道系东省水师总兵赵三元分防地段，距济宁一百数十里。这是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的。捻军入东后，他将行营迁至济宁。原担心济宁以下南阳湖浅涸为捻军所乘，山东巡抚丁宝楨亦恐南阳兵单，主动承担新店济宁以上地段运河防务。^③可是捻军突破的恰

①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上曾相。

② 《贼过运河移营调度折》（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1，第39页。

③ 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上曾相。

恰就是东军防线，李鸿章很生气，发牢骚说：“守堤各军将齐，贼先由东平戴庙过运，东军竟不能为一日之守。”“是岂仅由运水浅涸之故。”^①在给潘鼎新的信中，这种情绪流露得更加毫无掩饰：“戴庙之失，仅马贼数十，真如儿戏。闻之愤恨填膺！”^②后来戴庙团董控诉：“官军通贼，接引过河。枪炮未开，洵可痛恨！”^③

二

运河防守的失利，震动朝野。清廷于五月十七、二十一日先后下旨将丁宝桢、河南巡抚李鹤年、曾国荃都交部议处。经吏部议，曾国荃、李鹤年均降二级留任，丁宝桢降三级留任。皆因事关军务，不准抵消。斥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宜，时逾半载，办理毫无起色，殊负朝廷委任”，令其戴罪立功，夺总兵王心安职。

在此情况下，刘铭传、潘鼎新乃重申反守运河西堤之议：“渠等节节进兜，期一蹙贼于登、莱海隅，再进扼胶莱河以困之。”登州、莱州在胶东狭窄的丘陵地带，三面环海，西部又有黄河、运河，骑兵缺少广大的运动空间，捻军无法发挥“以走制敌”的战斗特长。淮军虽然在运动速度上不如捻军，但是步兵部队大部分皆使用洋枪及火炮，在火力上较捻军强大。如果淮军缘河布置重兵，构成一条防线，将捻军围堵在黄河、运河之内，慢慢缩小包围圈，便可聚而歼之。刘铭传长期率领游击之师与捻军作战，鉴于捻军所到之处，皆为中原平旷之地，四通八达，若不择地设防，此剿彼窜，终不能大加惩创。因此，早在同

①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复李子和中丞。

② 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上曾相。

③ 同治六年六月六日上曾相。

治四年曾国藩督师时就曾提出扼守沙河、贾鲁河之议，虽然这条防线后来被捻军冲破，但他仍认为要消灭捻军不能一味尾追。捻军进入鲁东后，参将滕学义即向刘铭传进言：“登、莱陡入大海，绝地也，如能三面兜剿，蹙贼其间，一鼓可灭矣。”^①刘铭传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将之完善，与潘鼎新一起向李鸿章提出“倒守运防，蹙捻海隅，制敌奔窜”的计划，即以胶莱河为第一道防线，运河为第二道防线，北面借黄河、南面靠六塘河，将捻军围于其中，以完成“扼地兜剿”的意图。但是李鸿章这时又心存忧虑，“反守运河西堤之议”，在曾国藩督师时，即打算这么做，而当时限于条件未能做到。现在“若以运为界，则河东八府二州之地，泛滥无涯，何术可制？”而且不知“贼肯往否？”因此私下以“未必做到”而“姑存此说”，“不以为妥也。”^②后来又和潘鼎新交换意见，仍是顾虑重重。首先，反守运河西堤之议，曾国藩前曾驳过。其次，东、苏两省运河地段五百数十里，东岸长墙难尽毁，西岸长墙难遽修，即使有一隙之疏，全局已亏。再次，即使合数省兵力，最终能就境限捻军于东、苏八府二州之间，但是这些地方袤延一千五百里，处处富庶，层层山岭，须费多少兵力？何时能最终消灭捻军？捻军曾在湖北德、黄、安、襄四府盘旋了五个月，最终还是无法可制，即为前鉴。如果捻军再次冲出包围圈，既久扰地方，又白白死伤多人，还是无济于事。最后，如捻军能被挤过胶河防线，不得再出，固是上策；但恐捻军未必肯深入，或一人即出，而官兵行动还未来得及协同一致。又听说胶莱河大半淤塞，南半部和中部湖河俱涸，由此推断，山中小河必久无水，兴工筑墙，也需时日，捻军岂能安然静守罗网之成？咸丰末年，捻军曾越过登州、即墨、高密山险南达日照、赣榆，现在即使守住胶莱河也难保其不外脱。若终让捻军

① 《滕学义建祠碑》，《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② 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上曾相。

脱围而出，官兵还是追不上，而地方受害已深。所有这些，都是不得不充分考虑的问题。在分析了这么多的不可为因素后，李鸿章遂谈及自己的打算：第一，调刘秉璋、周盛波两军来济宁暂扎休息，并向李鹤年商调豫军张曜、宋庆驻扎开河以上。这一步其实已开始实施。五月二十日，李鸿章致书李鹤年：“省三欲求张、宋两军暂守开河以上至申口百五十里，杜其回窜，仍作为出境防堵；俟贼入胶莱，请祝三往帮敝处，再筹替防。执事……未知能否允行？”借兵的理由就是“以运防为外圈，逼入胶莱为里圈”，“合东、豫、淮、皖四省兵力，或可做到反守运河西堤”。^①第二，令李昭庆赴徐州、宿迁，均于运河西岸暂扎，为远圈之势；而潘鼎新和刘铭传负责向东兜击，以求步步稳健；或逼入登、莱，察看胶莱河果否能守？可守，则认真分扎；不可守，则放出海、赣，淮军开军、奇军、风军由宿迁兜击，鼎军与铭军由沂州兜击，或蹙之于里下河之外、东海之隅。第三，如又不行，追过运河再议办法。直到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仍认为反守西堤之议是“能说而必不能做到者”。^②二十四日，李鸿章由周家口行抵归德，在此上疏朝廷，内中提到刘、潘的建议：“刘铭传、潘鼎新向有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制贼奔窜，徐图聚歼之议。此次复申前说，请臣商调皖、豫各军出境协守东、苏运河西岸，杜其回突。铭、鼎两军会合东军，再于东三府等处相度要隘，步步逼紧，使其一入不得再出，即或逸出，仍与往来追蹙，蹙入海隅而止”。还表明自己的态度：“查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原系歼贼上策。……兹贼既深入东境，臣军久役疲乏，断不敢谓蹙贼海隅之议遂有把握。但与其任令长驱各省，流毒无穷，似不若诱令盘旋偏隅，得办且办。”并汇报了各省协守情况：“臣并缄商李鹤年酌调张曜、宋庆两军进扎汶上

①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复李子和中丞。

②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复潘琴轩方伯。

运西开河一段；英翰酌调张得胜、黄秉忠、程文炳各军进扎宿迁至滩上运河西岸，以备接应前敌；张之万酌调成子河防军及淮扬镇水师移防清淮及阜宁之射阳湖，以杜窥窬里下河之路”。^① 显而易见，二十四日李鸿章已同意了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这转变的个中原因从六月初六日给曾国藩的信中可以看出：“倒守运河之议，先未敢决。省、琴各三函力劝，省三且以去就争。西林（安徽巡抚英翰字）来书愿率全军以从，不得已而定计。”^②

其实，李鸿章决定采纳刘、潘建议，除了来自军事方面的压力外，还有来自朝廷的压力。以前的研究多认为朝廷是被动接受了李鸿章的平捻之策，实际上，清廷的上谕应该说对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引导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清廷曾给李鸿章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该大臣到豫数月，布置毫无，殊负朝廷期望。著即督率各军入东，驻扎济甯一带，妥筹调度。贼如到泰安一路，可以薄之于险；如趋东三府，即当节节进逼，驱之海滨，就地殄除。倘任渡黄北犯，貽畿辅忧，该大臣等自问当得何罪”。^③ 紧接着，在二十三日又发了一道上谕：“登、莱三面距海，贼如窜至，自可厚集兵力，步步进逼，就地殄灭……毋诿为贼踪飘忽，漫无筹画，自干罪戾”。^④ 这两道上谕一再建议李鸿章驱捻海滨，以便就地消灭。李鸿章于二十四日将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打算上奏朝廷后，清廷在二十九日的上谕中明确表示赞同：“该大臣欲蹙之登、莱海隅，徐图聚歼，自是正办”。^⑤ 因此，“倒守运河、进扼胶莱”的剿捻政策的出台应是李鸿章受清廷和军事双重压力的结果。

在二十七日给刘铭传的信中，他表明决心：“皖、豫协守运

① 《行抵归德布置大略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1，第42页。

② 同治六年六月六日上曾相。

③ 《清穆宗实录》卷204，同治六年五月癸酉。

④ 《清穆宗实录》卷204，同治六年五月乙亥。

⑤ 《清穆宗实录》卷204，同治六年五月辛巳。

河业经奏明。办运防非东人所愿，守胶莱则人皆愿望，兄当壹意筹办。”并说出自己的打算：“弟能将贼堵入东境一月，运防必有端倪。届时如贼往登州，再筹分兵协堵胶莱。现计贵部及鼎、奇、凤四十七营，以每营三里计之，约可守百五十里，东军再分百里，所欠不多；若每营五里，淮军可二百三十五里矣。闻胶州至掖县陆路二百里，河路迂曲近三百里。淮部、东部可先敷衍，兄俟运墙就绪，添人往帮，则愈办愈结实。或谓胶莱河多淤涸，可于河外多挖路濠深沟，或扼要掘梅花坑以陷贼马，如胶莱之防可靠，则运西淮军全数挪进，更替入登州游击，真是平贼机会”。^①

决定反守运河西堤之后，李鸿章即着手布置。五月二十六日，由归德起程，二十九日行抵济宁。适接潘鼎新二十七日禀报，捻军已过潍县，其势似趋登、莱。李鸿章即派刘铭传督所部于六月初一日由济宁、泰安、莱芜进入青州为中路；潘鼎新由潍县、昌邑赴莱州为北路；徐州镇总兵董凤高、昭通镇总兵沈宏富等马步十五营，由鲁南的郯城、兰山，进驻莒州（今山东莒县）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捻军入登、莱绝地，会合东军相机扼堵，这是淮军剿捻的第一线部队。总体战略是将捻军蹙入海隅，最终消灭。长远战略就是，如能将捻军围困在胶莱河一带，不能复出，再抽调运防各军轮往替扎，更番进击；如各军尚未到齐，或布扎未定而捻军已回窜，由刘铭传等各军相机兜抄，再令运防各军随地拦截，使捻军不能回到运西；如兵力未足兜围而对捻军迫之过紧，划地过狭，万一清军意图被窥破，捻军势必急图跳出包围圈，机会稍纵即逝，全局又非。因此，“拟先布运防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其追贼之军未达胶莱则须急进以逼蹙之，既达胶莱则宜联扎以围困之”。^②另调王永胜扼宿迁，孔

①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致刘省三军门。

② 李鸿章：《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1，第45页。

昭右扼韩庄，李昭庆至徐州、宿迁，黄翼升水师相机防剿，作为第二线的围堵部队。此次攻剿东捻军的清廷部队，除了丁宝桢所统东军三十一营一万六千人之外，其余全为准军精锐。

即使这样，李鸿章还担心，胶、莱相距约三百里，铭、鼎、凤、奇步队即使能齐集也仅二万三千人，恐扼不住胶莱防线，则捻军必由莒、沂南进。清江防军万人只可自守，能保住清江浦而已。清江城北自桃源众兴集至三闸南，自淮阴至阜宁不可无备，因为此地是饷源所系，不容一隙之疏。李鸿章拟请曾国藩直接檄调总兵王可升五营于淮关至淮城一带择要堵扎，使不得由运河东堤下窜；欧阳利见陆兵四营分扎阜宁城圩及范公堤，使捻军不得进入裹下河；并请曾国藩缄商张之万，令其布置三闸、杨庄一带，使捻军不得渡运越入湖堤，以固江北根本。经过如此布置后，李鸿章认为，“运防若成，断无再任窜出之理”。^①

除了担心捻军向清淮一带逃窜，李鸿章还担心登、莱十三县，半山半海，捻军骑兵无可驰骋，“急则乘桴而逃，或结夷为援”。因此，如胶防能守住，拟调记名提督郑海鳌凤、山两营，用轮船运送烟台，在芝罘山后扼扎，修筑深沟固垒以防事态有变；如兵力仍嫌薄弱，拟再筹添一二营。让苏松太道应宝时密嘱郑海鳌“预为准备，放胆任事为要”。^②

李鸿章又奏调东、豫、淮、皖兵力协守协剿。向河南巡抚李鹤年借调张曜、宋庆两军出省协守东境运河，令该军分扎东平以上靳口至黄河沈家口百余里，淮军周盛波分扎开河至靳口一带，刘秉璋（襄办军务山西布政使）分扎济宁至开河一带，杨鼎勋分扎赵村石佛至南阳湖一带；安徽巡抚英翰派黄秉钧英字一军赴宿迁运河向上游扼扎，张得胜凯字一军赴猫儿窝滩上向下游扼扎，程文炳强字一军骑兵预备游击，居中策应，并调余承先率水

① 同治六年六月八日上曾相。

②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复应敏斋观察。

师三营由洪湖入运河巡护，英翰还拟随后亲往督率；又向曾国荃、署湖广总督李瀚章借调提督谭仁芳、总兵刘维楨一万二千人出境，如胶莱能堵，即调此军替扎运西，腾出良（刘秉璋）、盛（周盛波）两军赴前敌进剿。直隶总督刘长佑檄前布政使唐训方屯齐河，按察使张树声屯张秋。李鸿章趁张树声至张秋勘河的机会，嘱咐其赴济宁相商，如果黄河可靠，畿力可分，可将戴庙至沈口二十余里分与直军。又因淮军认定地段过长，拟调临淮三营助防，自韩庄至宿迁兵数勉强够用；又命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查勘射阳湖以备扼断下河门户，拟调淮扬镇总兵欧阳利见陆兵助守。^① 浙江巡抚马新贻又派三千步兵“裹粮远役”，前来助守，^② 还拟派拨水师助剿。

李鸿章原以为丁宝桢对于其将捻军圈于山东一境加以围剿的做法很赞成，在五月二十四日的奏折中说：“叠准山东抚臣丁宝桢咨函，亦以登、莱三面距海，河渠环错，山径崎岖，马贼无可驰骋，亟思就地剿除，与臣等意见相合。”因此认为“办运防非东人所愿，守胶莱则人皆愿望”。其实不然。丁宝桢“屡请铭军赴沂州，假称就地殄贼，乃欲驱贼出境。守运固非所愿，扼胶莱亦不乐闻”。这让李鸿章又想起戴庙之事，于是抱着“孤行己意”的态度，“置成败毁誉于度外，即使言路纠弹，庙堂斥责，谨遵师谕，耐烦而已”。^③

除了丁宝桢，对李鸿章守堤之举不太配合的还有漕运总督张之万。李鸿章认为张之万“性情怯懦，调度亦不中肯”，本来希望他能防守清淮及阜宁境内之射阳湖，以确保捻军不进入里下河地区。张之万确实力保清江浦，但是宿迁至清江的一段运河，水面宽深，张之万概置不问，万一捻军突破此运河防线，李鸿章只

① 同治六年六月六日上曾相。

② 同治六年七月五日复马谷山中丞。

③ 同治六年六月六日上曾相。